

张氏父子之

第四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学良 传奇

窦应泰 著

6月21日，张学良正式公布张作霖的逝世讣告，东三省在张学良的运筹帷幄中度过了动荡危险的日子！张学良亲自主持张作霖盛大而隆重的吊唁祭悼活动。6月18日，张学良继任奉天军务督办。6月20日，他担任了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一职。7月1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从那一天开始，少帅张学良从此开始了他坎坷而传奇的生涯……





张学良
传奇

100

1

张氏父子之

张学良 传奇

第四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学良传奇/窦应泰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5 (2006. 7 重印)

ISBN 7—80528—940—9

I. 张... II. 窦...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654 号

张学良传奇 (1—4 卷)

窦应泰 著

责任编辑: 耿 宏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23.5 印张 43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 112.00 元 (全四册)

ISBN 7—80528—940—9

目 录

第四十章	张治中新竹访挚友	
	张学良凄然诉衷肠	(537)
第四十一章	探父心切隔海飞台北	
	旧仇难泯衔恨在慈湖	(554)
第四十二章	心病难医家书有敌情	
	余悸犹存兰园躲记者	(566)
第四十三章	讲义气张岳军临危挺身	
	攻心计蒋中正笑里藏刀	(580)
第四十四章	官邸宴故人妙语试探	
	教堂拜牧师难以受洗	(593)
第四十五章	物极必反黑暗终有晴日	
	长别短聚沽酒闲话桑麻	(603)
第四十六章	隔海飞鸿于夫人玉成秦晋	
	病榻常怒蒋总统冷视婚礼	(615)



张学良传奇(第四卷)

第四十七章	蒋氏衣钵慈湖温旧梦 大千猝逝灵前哭挚友	(626)
第四十八章	观蜡像生友悼亡友 看《事变》将军哭故人	(640)
第四十九章	得意楼里沽酒祭虎城 樱花林内动情说少帅	(654)
第五十章	张岳军发起大祝寿 邓颖超隔海致贺电	(669)
第五十一章	九十寿庆圆山集耆宿 五十余载英雄识本色	(683)
第五十二章	数载缄默往事不堪回首 一朝开口现在有话要说	(696)
尾 声		(706)

第四十章

张治中新竹访挚友 张学良凄然诉衷肠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军统局长戴笠惊魂未定地来到郴州。在城内党部的一间地下室里，戴笠挥手打了刘乙光一个响亮的耳光，气汹汹地骂道：“无能！”刘乙光捂着被打红的脸，战兢兢地退到墙角去，怯懦地说：“局座，没想到这消息这么快就传遍了全城！真没有想到！……”戴笠狠吸一口烟，愠怒地说：“好不容易找到个苏仙岭，又让你们给泄了密！为了怕在信件上出事，我还特派黄静宜常驻在邮局，检查往来信件，谁知还是从你这里漏了底。干脆，马上把张学良转移到永兴的观音岩去！……”

“是”！刘乙光不敢抬头地问：“于凤至怎么办？”戴笠吐掉烟蒂说：“当然是一块



张学良传奇(第四卷)

囚！她给蒋夫人的信也是从你们手下漏出去的，结果委员长又把我骂了一顿。刘乙光，如果再在你这里生出什么问题来，小心你的脑袋！”刘乙光连声应诺，星夜赶回苏仙岭布置转移观音岩了。

次日破晓，在群山峻岭间，一条崎岖的山路之上，张学良所乘的轿子，在刘乙光等特务队的监押之下，远远而来。轿子在一处险峻的峰峦下停住，张学良在轿内听到前边有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传来。他急忙掀开轿帘子，在熹微的晨光下，张学良看见几个人影等候在路旁。一乘小轿子里走下一个人来，他心中一喜，认出那人正是数日不知去向的于凤至。张学良也顾不得许多，他大步地从轿子里跳下来，说：“翔舟！……”

于凤至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在黎明的微光里，她看见张学良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两人双臂紧挽，俯望着微光里起伏的群山。璀璨的霞光映红了张学良的脸……

1940年的深秋。一个格外晴朗的早晨，两辆美式吉普从贵州息烽的阳朗坝秘密集中营里驶出来，疾快地驶向一个邻近贵阳的军用飞机场。头辆车里坐着全副武装的特务们，第二辆车里坐着已经在狱中陪伴张学良整整三个年头的于凤至。当年秀丽端庄的于凤至已经变得华发染鬓、面容憔悴了。虽然车窗外晴空朗朗，但于凤至却双眉紧锁，脸上笼罩着迷惘忧虑的神色。于凤至依偎在蒋妈的身边，她想起半年前在湘西沅水之畔，凤凰山险峻雄踞，她陪伴着张学良在迁徙转辗中熬过了第三个囚禁的岁月。如今释放张学良的幻想一个接一个的破灭，他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囚徒了。他留着黑森森的须发，两只眼睛不时地凝视着前

第四十章 张治中新竹访挚友 张学良凄然诉衷肠

方不远的岗亭，心中充满了愤慨。张学良从湖南转押贵州后，先囚在修文的阳明洞。这个地方原是明朝王阳明被贬讲学之地。张学良幽禁在阳明洞后无人来访，与世隔绝。他非常寂寞时请人找到一部《修文县志》，张学良要从县志里搜寻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史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张学良有意无意地开始放弃钓鱼、打猎、下棋、打球等兴趣，而渐渐转向做学问攻读《明史》。于凤至记得那次“贵阳大爆炸”后不久，张学良见她的乳疾越加沉重，就向刘乙光激愤地说：“我实在受不住了！我的要求非常简单，请允许我的夫人监外就医！你们可以囚禁我，折磨我，可是决不能让你们这样折磨一个无辜的女人！……”

“副座！”刘乙光仍然很恭顺，他想辩解。“什么副座？”张学良恼怒地打断他说：“你干脆把我当成犯人好了！三年来，你们把我押来解去，折磨我张汉卿一个人算不得什么，我好汉做事好汉当。但我不能忍心因我而害了别人，让她一个好端端的女人丧失了人间欢乐，甚至不如一个出家的尼姑！尼姑也还有她自己活动的天地，而凤至她……”张学良的泪水在眼里滚动，他哽咽住了。

“呃呃……呜呜……”蓦然间，于凤至的眼前又闪现那个可怕的黑影，她发出了恐怖的哭嚎之声，从囚禁他们的窗前掠过。于凤至不禁喟然长叹，她知道那是刘乙光的妻子又发了神经病。她更加感到悲凉和不安。张学良走进门来，光线黯淡的囚室里扑来一股潮霉气味。床上的于凤至沉疴在体，自从上次在贵阳诊断她所患的是乳癌以后，于凤至更加瘦弱无力。见张学良回到她的身边，于凤至无力的眼神凝望着丈夫，嘴角上强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嘴



张学良传奇(第四卷)

唇颤抖地说道：“汉卿，你别再和特务们争了，在这种时候，我又怎么能离开你到美国去呢？”

张学良默默地望着妻子，他不敢相信她就是当年妩媚俊逸的于凤至，由于岁月的无情煎熬，她的前额和眼角上已经出现了很深的皱纹。两鬓乌黑的秀发间杂夹着缕缕白丝，身体孱弱的于凤至呆痴无语，有时她从梦里哭醒，精神由于严重的刺激而有些近于失常了。张学良说：“我惭愧得很，因为我使你变成了这样，我已经决心力争让你出去治病。”

“不不，”于凤至挣扎坐起来，摇着手恳求：“汉卿，我来到这里完全是出于自愿，在这种时候离开你我于心何忍？”张学良让她躺好，忍住泪说：“这些年来你为我操多少心受多少苦，我心里一清二楚。现在我已经快成为明史的专家了，其中也有你的一份支持。你走了，我少了个精神支柱，可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让你在这里等死了！……”“汉卿！”于凤至捂住他的嘴，刚强地坐直腰板，劝道：“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要咱们朝朝暮暮厮守在一起，即使今后再也没有出头之日，我也毫无怨言！”张学良固执地说：“可是我们还有孩子！现在他们在美国更需要你去照管，你必须出去！”“汉卿！”于凤至珠泪潸然，她还要说什么，却被张学良以手挡住了……

汽车猛一颠簸，轻捷地拐了个弯。于凤至从往事的追思中醒来。她看见汽车已经驶进了机场，空荡荡的停机坪上早已停放着一架飞机。半个月以前，经张学良再三向戴笠请求交涉，蒋介石被迫同意于凤至去美国就医，而改由在香港定居的赵四小姐接替她前来贵州的息烽。现在，那

第四十章 张治中新竹访挚友 张学良凄然诉衷肠

架客机终于从停机坪上一跃飞上蓝天，于凤至永远地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大陆，飞向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一架大型运输机在初冬时的阴冷云空中飞行。天穹上彤云翻腾。这一天是1948年11月2日，半小时前，这架运输机从重庆郊外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在这架飞机起飞前，白市驿机场周围一度哨岗密布，如临大敌。原来这架神秘的运输机上，乘坐的两位客人绝对不能让外人发现。他们就是张学良和赵一荻！

这是一次绝对秘密的航行。就在这一年的1月，重庆召开了有共产党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要求。这是在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形势下，由中共代表提出的严正要求。蒋介石一面假意应承，一面暗中布置特务将张学良秘密解到台湾。事前保密局长郑介民让特务张严佛，以委员长要在南京召见为名，将张学良及赵一荻从贵州的囚禁地桐梓，秘密解来山城重庆。因为等候飞机，将张学良、赵一荻暂囚在重庆郊外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戴公祠内。张学良见抗日胜利，在中共及正义呼声的逼使下，蒋介石终于要在南京召见他，也许暗示着他将要恢复自由。可是就在张学良暗自欣喜之时，看守他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正在向保密局建议，将张学良、赵一荻身边如今仅有的一位副官留在重庆，刘乙光诡称这位副官是张的心腹，又与看守张的特务们混得很熟，有妨看管。须知1940年于凤至赴美医病时，已经带走了张学良身边的三位副官及蒋妈。此次如果刘乙光将张学良身边仅有



张学良传奇(第四卷)

的一位副官也扣下，那么，张学良今后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就仅有赵一荻一人在旁伴随了。如今，这架巨大的运输机内，除了刘乙光所率领的一队特务宪兵以外，就仅有张学良和赵一荻了。

云海茫茫。飞机的巨大轰鸣在机舱里发出嗡嗡的回响。张学良从机窗口俯瞰大地，乌云在机翼下翻腾，他已无法再看清彤云下的江河大地。他困惑地与赵一荻交换一下茫然的眼神，悄声问：“绮霞，这是让我们往哪里飞？”赵一荻说：“不是说让我们到南京吗？”张学良狐疑地摇摇头说：“不对！我发现航向好像不是去南京！”赵一荻说：“汉卿，你别想得太多，唉，我们相信命运就是！何必自找烦恼呢？……”张学良不再发问了，他只是俯望着机窗下闪过的灰濛濛的大地，又想起了自于凤至走后的那些漫长而凄苦的时日……

赵一荻来到贵州修文后，她给极度苦闷的张学良带来了欢乐。他们在幽禁地架起了网球场，每当张学良寂寞时门前的网球上又会飘来彼此的欢笑声。张学良彻夜攻读《明史》时，赵一荻在旁为他抄抄写写，披衣献茶，恰应了那句“红袖添香，佳丽伴读”的古话。那一年夏天，张学良忽然腹部剧痛难忍，在床上翻身打滚，奇疼钻心。当夜乘车来到贵阳医院，名医沈克非为张学良确诊为急性盲肠炎。手术后经张学良再三请求，改囚在距贵阳不远的黔灵山麒麟洞。翌年二月，戴笠在重庆闻报，张学良的囚禁地经常有一些军统局高级人员出入，与之打牌饮宴，戴笠唯恐张学良在贵阳消息外泄，担心有人劫狱，又将他转移开阳县刘育乡囚禁。张学良、赵一荻为排遣寂寞，在山野荒

第四十章 张治中新竹访挚友 张学良凄然诉衷肠

村里养起小鸡来。那七、八十只小鸡便成了张学良的消遣和兴趣。谁知忽然一夜瘟鸡，所养的鸡一夜死尽。张学良好不痛心。就在张学良在开阳刚住得习惯，不料在1944年冬天，又因日寇的飞机向黔南骚扰，张学良奉命迁转到桐梓县南门外有一个叫天门洞的地方。这里可谓世外桃源，一泓湖水，碧波泱泱。张学良，赵一荻每日泛舟湖上，垂钓狩猎，不亦乐乎。就在这个时候，刘乙光奉命将张学良和赵一荻秘密地解往山城重庆……

“汉卿，你怎么了？”依偎在张学良身边的赵一荻，忽然看见张学良因激动而浑身打抖，脸色也变得烦躁不安，急忙抓住他冰冷的手，关切地问道：“你为什么不高兴？！……”张学良冷冰冰的目光在昏暗的机舱里寻觅着什么。他看见前后左右坐满了荷枪实弹的特务，忽然，他发现了坐在机舱一隅的刘乙光。他正不怀好意地朝向张学良奸险地龇牙冷笑。刘乙光的一笑使张学良心里蓦然一惊……在他的眼前又出现了贵州桐梓那阴森湿润、光线黯淡的囚室……他手里拿着一张已经发黄的《中央日报》，愤然地向特务队长刘乙光质问：“抗战已经胜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也向我封锁？戴雨农已经同意我看报的，你为什么要将报纸私自扣下？！……”

刘乙光尴尬地一笑：“副座！没有办法，这是上峰的命令！……”张学良勃然动怒，愠恼地一拍桌子：“什么命令？我现在已经整整囚禁了十年，作为一个军人，八年抗战，我张汉卿没有出过一点力，惭愧已极！现在大概我早已经为世人所忘记了！”刘乙光唯唯……

“柳老！”张学良徘徊在囚室的铁窗下，泪珠滚动。忽



张学良传奇(第四卷)

然他冲动地回转身来，凛然的目光注视着得到蒋介石特使，专程从重庆赶到贵州桐梓来探望他的东北军元老、现任国民党中央委员莫德惠，动情地说：“当时我曾经梦想，我只有两种情况可能获释。一是对日抗战获得最后的胜利之时，二是全国各党派精诚团结，召开国民大会之时。现在，这两件事情都发生了，可是我仍然故我，释放之事，遥遥无期！……”莫德惠见张学良一腔怒火，愤愤不平，急忙以目光斜睨着守在身后的刘乙光，诙谐地笑道：“汉卿切莫急躁！自有佳期，君莫问！……”

“哼！”张学良冷笑不语。好一阵子，他才用颤抖的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金壳怀表来，举到耳畔聆听那“咔咔”的轻响，然后郑重地交给莫德惠道：“柳老！这是我当年在欧洲考察军事时，墨索里尼亲自赠送给我的怀表！如今我已经被关押了整整十年，请你务必替我将这块怀表转赠给蒋委员长，希望他能够信守诺言！……”

“请你告诉我！”在飞机巨大的轰鸣中警觉起来的张学良，见刘乙光皮笑肉不笑地沿着机舱间的过道走来，厉声地问道：“这到底是往何处飞？……”

“报告副座！”刘乙光吞吞吐吐地说：“飞往……台湾！……”

“啊——！？”张学良愕然一惊，他忽然像一头暴怒的雄狮，霍地从座位上跳起来，问道：“你们不是说让我去南京吗？你们为什么欺骗于人？为什么不光明磊落？卑鄙！不，我不去！说什么我也不能去台湾！……”

“副座，别冲动！”刘乙光一把将他按坐在席子上，冷冷地说：“这可是委员长的安排！”张学良震怒，但他欲哭

第四十章 张治中新竹访挚友 张学良凄然诉衷肠

无泪，满腹激愤，一腔血涌上了颅顶……

在距台北八十公里的新竹县竹东镇，有一处隐蔽在棕榈树丛中的井上温泉。树丛间傍山而筑有一栋平房，原是日本统治时期的警察招待所。此地有山有水，温泉四季汩汩淙淙，热气氤氲。11月2日那一天，当张学良和赵一荻被刘乙光等特务们从四川重庆押到台湾后，从机场乘汽车在台北市的主要街道上兜了一圈，然后他们将张学良、赵一荻带到台北郊外的草山上，在一幢小楼里过了夜。次日天色未明，便又将张学良和赵一荻押进汽车，由刘乙光等一群特务们监押着来到了新竹井上温泉，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岛山幽居生涯。

张学良自从进岛以来，更加与世隔绝。在大陆的湖南、贵州两地幽禁时，不时的还有各地的军政长官前来探视，军统局长戴笠也时常来居处探访。但到新竹以后，只是刚来时东北元老莫德惠来过一次，除此以外便只有他和赵一荻两人苦熬着岁月。这天一清早张学良就起来，刮了下颚上黑森森的胡须。因为他已经得知，过去的旧友张治中要来新竹。他站在佐室的门前，从清晨起便倚门悬望。只见这高山族集居的山峦林莽间，山岚之气弥漫。囚室前方不远的花圃和几眼冒着热气的温泉，使得戒备森严的幽禁地显得更加幽静。

“汉卿！”张学良记得1938年冬天，他在宋子文官邸里等候蒋介石对他军事审判时，张治中冒险来探望他一次。张治中的到来给处于烦躁寂寞中的张学良，增添了莫大的慰藉。刚一见面，张治中就紧紧地将张学良抱住，说：“我



张学良传奇(第四卷)

正在苏州，一个京沪抗战计划搞得我晕头转向，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可是听说你来了南京，吓了一跳，所以才跑了来的！”

“文白！”张学良悲怆地叫了一声，泪花顿时涌上了眼眶。他被囚南京十余天，还是第一次见到昔日的故交挚友。因此激动得话音有些发颤了：“这么戒备森严，又有重兵把守，你是怎么进来的？”张治中拉着张学良坐进沙发里说：“我嘛，凭着一点老面子，委员长还是点了头的。哪个还敢挡我的驾？”张学良为他斟上一杯咖啡，说：“文白，我此时没有别的要求，只盼能早一日回西安去。那里的情况极为复杂，我如不回去，怕是要出乱子的！”张治中黯然无语，他心头泛起了难言的酸楚，因为他已从蒋介石对“张、杨训话”中窥测出杀机。他苦笑着说：“汉卿，中国有句话叫随遇而安，你既然已来到南京，还是暂时放宽心，免得怒大伤肝，坏了身体！”张学良昂然站起，一拍胸口说：“不！我好比一只虎，突然陷进了万丈深渊，又怎么能甘心呢？委员长在西安明明准许我杀上抗日前线，可现在他却避而不见，食言而肥。况且现在日本步步逼近，我呆在南京算什么中国人？！……”

张治中见他激昂慷慨，只能委婉相劝：“你可知胡汉民和李任潮这两个人吗？”张学良说：“知道，他们都被蒋先生囚起来了，可我跟他们毕竟不同。我是为抗日才得罪他的，西安的事情，我临行时托付杨虎城全权代理。但这终非久策，文白，我想求你再向蒋先生转达我的请求，早日回西安去！……”

张治中心里暗叫：“真是东北天真的少爷呀”，但他

第四十章 张治中新竹访挚友 张学良凄然诉衷肠

不好说破，只是劝道：“抗日是没有问题的。委员长已有诺言，不过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是短时期能够决定的。汉卿，你的意见我一定转达，还是请你放宽心为好！”……

张学良伫立在一泓温泉前，想起1938年秋天，当他和于凤至幽禁在沅陵凤凰山上时。那时已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在往湘西视察中，还专程到沅陵凤凰山的古庙里与他促膝长谈。如今眨眼间已经八、九年光景，张治中专程由大陆飞到台湾来探望他，此情此谊，非同一般。张学良正在想着往事，却见两辆小汽车已经沿着井上温泉前的山坡小路，疾驶而来。刘乙光和几个特务毕恭毕敬地从车里扶下张治中及他的家眷。赵一荻见张学良和张治中紧紧地相拥在一起，便陪着张治中的内眷到山下洗温泉去了。

“文白！我现在处于这种艰难的处境，你是怎么来的？莫非又是得到委员长的特许吗？”张学良见了张治中，泪花奔涌。他亲昵地牵着张治中的手，来到内室。“不！这次是多亏台湾的警备司令彭孟緝！你可知他与我有师生之谊吗？因此我打电话要来看你，他怎么敢不安排？”张治中和张学良相向而坐。他的到来使得张学良格外兴奋。张治中斜睨了一眼始终守在一边的刘乙光，忽然叹道：“汉卿！转眼九年不见，你比在湖南时消瘦多了！……”

“何止是消瘦？”张学良凄然叹道：“文白！你看我的头发已经快秃光了，牙也掉了几只。还有这眼睛的视力也不比以往，也许是在贵州时在菜油灯下熬夜的缘故，视力大大的减弱了！……”张治中瞟了一眼堆积在床上、桌上的线装书，说：“听说你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明史》？并且还有许多独到的专著，可是真的？……”